

書取幽趣事，探尋智者論 《植物的記憶與藏書樂》

陳學祈 ◎ 文字工作者



植物的記憶與藏書樂

安伯托·艾可著；倪安宇譯

10101/266 頁 / 21 公分

320 元 / 平裝

ISBN 9789573328728/877

繼對談錄《別想擺脫書》之後，義大利重量級作家安伯托·艾可（Umberto Eco）再以《植物的記憶與藏書樂》展示其淵博的知識與書籍的魅力。對許多愛書成癡的書蟲而言，不論是愛書、買書或藏書，到最後經常是「別想擺脫書」，但對萬書為我所用的艾可來說，話可能要反過來講：「書別想擺脫我」（領教過《玫瑰的名字》與《傅科擺》的人，大概會同意這樣的說法），而書話集《植物的記憶與藏書樂》，同樣展現艾可的功力。不論是分享藏書之樂，或是比較特定書籍的版本差異，對歐美古籍不甚了解如我者，在大開眼界的同時，也達到增廣見聞的功效。

● 記憶的三種載體

在《植物的記憶與藏書樂》中，艾可向讀者介紹了數個與書籍相關的概念，首先是

看似不知所云的「植物的記憶」。對於記憶的種類，艾可根據記憶載體的不同，分為三類來談；第一類是「有機記憶」，即人類用大腦紀錄、管理的記憶，這是最抽象，也是最原始的記憶。隨著文字的發明，第二類的記憶：「礦石記憶」便產生了。「礦石記憶」歷史甚長，從古代陶土板與石碑、石壁上的文字，到人類目前所用的電腦（電腦主要材料是矽），這都是礦石記憶的範圍。第三類則是以紙張為主要載體的「植物的記憶」，雖然皮革、布帛也能書寫，但書籍最主要的成分，仍是以紙張為主。

這三種記憶（也可歸納為動物、礦物、植物三類），各有優缺點。「有機記憶」雖然不佔空間，但卻是最不穩定的記憶，因為人們總會遺忘、死去。「礦石記憶」雖然能藉由文字固定記憶的內容，但因為攜帶不便，所以傳播的速度與範圍有限。而介於兩者之間的「植物的記憶」，也就是書籍，則是人類目前使用的最為普遍的訊息載體。這三種記憶，並不難理解，但讀者必須注意，在不同的文化脈絡下，艾可的三分法仍可再做細部的區分。以「礦石記憶」為例，書中所舉的例子是建築石材上的鑿刻文字，但在中國歷史脈絡中，除了石刻，我們絕不能遺漏屬於



礦石記憶一環的「金屬的記憶」，也就是盛行於商、周時代的青銅器。其上所鑄刻的「銘文」，不也是一種記憶嗎？但不論是何種記憶，在愛書人眼中，最最迷人者，永遠是那由紙張所組合而成的本本書籍。艾可就是體會書籍迷人之處的箇中好手，他說得好：「即便是殘缺不全的一本書，往往也可以說出感人肺腑的故事」、「收藏書，即便是少量的，即便是『當代收藏』，都是一種善舉」。相信每位愛書人看到這樣的說法，都會情不自禁的合掌稱善吧！

❁ 文本與空間

除了記憶的區分，在〈一個陌生人的傑作〉中，艾可援引法國評論家傑哈·簡奈特在《入口》所提出的「類文本」、「內文本」、「外文本」概念，討論單一書籍裡裡外外的各個組成部分，以及圍繞在書籍周圍的直接相關文獻（如書評、新聞報導、廣告海報等）。在讀者對書籍的接受過程中，這三類文本皆能產生影響，但文本的位置，卻不一定是固定的，艾可就指出，早在簡奈特提出之前的數百年，許多在今天被視為外文本的內容，是直接出現在內文本裡。此外，到了十七世紀，類文本大量使用，最後變本加厲，簡直到了濫用的地步。

至於空間的概念，在〈其他和珍稀書〉中，艾可以作者為基準，將之區分為一度空間（手抄稿作者）、二度空間（由嚴謹出版社出版的作者）、三度空間（功成名就的作者）與四度空間（自掏腰包出書、專門被出版社剝削的無人理解的作者）四大類。這四個空

間，並非固定不變，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，某些作品會從第四空間進入第三空間（此處會讓人聯想到布迪厄的「場域」概念）。艾可以喬治·歐威爾的《動物農莊》、福樓拜的《包法利夫人》、梅爾維爾的《白鯨記》、賽珍珠的《大地》等書為例，表示這些當年被出版社退稿的作品，如今都成了世界名著。此一時彼一時也，這不得不讓我們思考，到底身邊有哪些書，會在日後成為鼎鼎大名的文學經典呢？

對臺灣的讀者而言，艾克援引簡奈特對文本的分類，以及他自己對作者所做的區分，除了有助於理解歐美古籍的多元面貌，更重要的，是結合這兩個概念，我們可以回過頭來審視某些文學書籍的變化，例如高行健的《靈山》，就是作者由第四空間向第三空間移動後而產生內文本變化的書籍。從單純的封面，到被貼上「慶賀本公司作者高行健榮獲諾貝爾文學獎」貼紙，接著直接在封面印上「榮獲 2000 年諾貝爾文學獎」字樣，然後又推出以高行健的水墨畫為封面的版本，最後再推出「得獎十周年紀念新版」（並分為精、平裝兩種），這些都是內文本因作者空間變動而隨之改變的現象。探索歐美古籍的同時，還能援引概念來分析身邊的書籍，這算是在閱讀《植物的記憶與藏書樂》時，額外的收穫吧。

❁ 有趣的人與書

閱讀《植物的記憶與藏書樂》，除了可以看到艾可所援引及自創的概念，我們還能看到在談論歐美古籍時，那迷人有趣的一面。

筆者所謂的「有趣」，一是指文本內容怪異有趣，二是指作者行文風格、切入角度的親切有趣，二者缺一不可。

以筆者目前有限的閱讀來看，一樣是談論自身文化中的古籍，中、西方的學者與收藏家，就有很大的差異。整體來說，中國學者與藏家討論古籍時，經常把古籍講得很正經、說得很偉大，彷彿面對這些老祖宗們的遺產時，得整衣斂容、正襟危坐才行。西洋學者與藏家就不同了，要嚴肅有嚴肅，要有趣，也能夠翹著二郎腿與你談笑風生，藏書家愛德華·紐頓如此，藏書家兼學者的安伯托·艾可也是如此。嚴肅部分，以〈一六〇九年哈瑙版的奇特案例〉為代表，這是一篇討論歐美古籍版本差異的文章。閱讀這類作品，除了瞭解特定古籍的差異與特色，最重要的，是觀察作者審視、鑑賞古籍的角度、方法。從參考藏書目錄到確定頁碼及版畫順序，艾可展現了對相關領域文獻的掌握（艾可本人鍾情於神秘學與煉金術）與版本考證功力，透過他的抽絲剝繭，在驚訝他博學多聞的同時，我們也看到各種一輩子可能也不會知道的書。

至於開懷暢談的風格，則以〈藏書之樂二三事〉為代表。文中所提及的藏書活動與怪書，以及穿插在二者之間的故事，不僅生動有趣，讀了還能增廣見聞。文中，艾可還提供讀者在應付白癡問題：「好多書喔！你都看過了？」時（他認為這是對藏書家的侮辱），可以使用的三種回答，諸位愛書人不妨參考看看。同樣是談笑風生的作品，還有〈其他和珍稀書〉，文中提及許多怪異的書名

和學說，正如網拍廣告所言：「什麼都有，什麼都賣，什麼都不奇怪」。例如有書籍研究戴綠帽的新教徒行爲，也有書籍討論樁擊功能，並羅列曾遭棍棒打傷的作家或藝術家，或是陳述德國人的糞便遠比法國人多且臭，以及記載冰宇宙說、地球空洞說，與認為太陽、月亮、星星並非天體等「瞎掰學說」的書籍。

這些惡搞的文獻，看似價值甚低，但我們必須意識到，這些謬誤，本身也是文化史的一部分。透過這些奇奇怪怪的學說與書籍，艾可讓讀者看到歐美古籍的豐富多元與趣味性，以及 17 至 20 世紀歐洲社會對科學的探究與狂想，這對歐美古籍不甚了解的讀者來說，絕對是大開眼界。

❁ 惡搞與末世預言

閱讀《植物的記憶與藏書樂》，除了能看到博學鴻儒的艾可，掌握古籍的能力，另一個收穫，是能還看到他老人家鬼扯的功力，〈布紙瘟疫〉、〈滅絕之前〉等文均屬這類作品。〈布紙瘟疫〉是描述 2080 年左右，從亞洲傳來的不明細菌，侵襲以布紙為材質的書籍，包括許多藏書家夢寐以求的《尋愛綺夢》也淪為受害者，最後藏書家與書商只好調整走向，鎖定現代書籍開始收藏，並且以沒有作者簽名的「淨本」書籍為主要目標。因為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後，為了推銷作品，作者常會簽名贈書給媒體、評論家，並舉辦簽書會造勢，在簽名書滿坑滿谷的情況下，沒有簽名的「淨本」，就顯得格外珍貴了。而〈滅絕之前〉則是畢宿五大學的外星



人學者研究火星學者淘兒·噓著作所撰寫的書評，主要是討論地球滅亡後，殘留於太空中的訊息。文章中引述淘兒·噓的推論，認為地球是因人類消耗天然資源導致溫室效應而滅亡，而最後擷取到的訊息是八大工業國舉行緊急會議的消息。艾可在這兩篇文章裡開了一些小玩笑，表面上看似遊戲之作，但真正的用意，不言而喻。類似的作品，還有〈一本 e-book 的內心獨白〉，文章以擬人化的第一人稱「我」（電子書），敘述體內在儲存各種文本後的感受（注）。隨著電子檔案的增刪，電子書進行了一段段不同的「情節旅行」，至於電子書和紙本書，誰高誰下呢？文章沒有明說，而是以電子書的自述：「我是一本孤僻的書，擁有太多人生、太多靈魂，就跟什麼都沒有是一樣的」、「我不想要當現在

的我，卻被迫一直說好好好……」做結，用意也是不言而喻。

安伯托·艾可是個博學多聞的藏書家與學者，不論是古籍版本或概念分析，任何與書籍相關的議題，都能信手拈來侃侃而談。他的每一部作品，都是一座大觀園，《傅科擺》如此、《玫瑰的名字》如此，《植物的記憶與藏書樂》也是如此，因此在艾可的知識之海裡，我們都成了捨不得眨眼的劉姥姥。艾可的下一座大觀園會是什麼面貌？亭臺樓閣又是如何布置？站在一道道由書籍砌成的高牆前，我們引頸企盼，拭目以待。

注 釋

- 艾可在這裡動了一點「互文性」手腳，為保留閱讀趣味，筆者就不點破了。